

血肉相連

獨幕話劇



青年團瀋陽市委會青年服務部編印

青年出版社瀋陽營業處發行

血 肉 相 連

獨 幕 話 劇

東 政 宣 傳 隊

向 達 · 李 鷹 祥

張 虹 · 劉 祖 法

馬 達 · 謝 宗 章

和 聲

PDG

血肉相連

人物：

林振國——中國人民志願軍班長。

王學強——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

金東川——朝鮮游擊隊隊員。

金大娘——金東川的母親。

朴正女——金東川的妻子。

湯姆大尉——美軍中隊長。

魏德邁——美軍上士。

中國人民志願軍——若干名。

朝鮮人民游擊隊——若干名。

美軍——若干名。

時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某日午後三點鐘左右。

景：舞台左側，一座被戰爭破壞了的朝鮮農村的房子。在它的旁邊，散亂着一垛稻草。遠處幾座塌倒殘缺的斷壁後，是一條蜿蜒的山脈，一片蒼鬱的松林，相襯山頂的積雪，伸

入到幕內。右側的山坡上，一棵古老的柳樹，那光禿的枝條，在北風裡搖動着。山坡上有挖好的防空洞，隱蔽樹後。

開幕：在燈光由暗轉明的過程中，寒冷的朝鮮山谷，北風在怒吼着。從路旁破漏的小屋裡，透出了急劇的嘶喊聲、掙扎、搏鬥、傢俱的碰撞聲，和老太太的哭罵，夾雜着淫猥的狂笑、混成了一片，稍靜後，中國人民志願軍林振國和王學強上。

王學強：（以下簡稱王）班長：你看天不早啦，連長還等着咱們彙報情況呢？

林振國：（以下簡稱林）對！咱們快走吧！（突然小屋中喊聲又起）

林：聽！（低聲）

（二人聽聲音是由小房子裡發出來的，不約而同的相互看了一眼，點頭會意。）

王：我去看看去！

（當他二人正要分頭撲向小屋去時，王學強一步搶在頭裡，這時屋裡的美軍，一聲尖銳

的嚎叫，對面小房的門，砰的一聲裂了開來，林王二人，急隱身樹後，朝鮮婦女朴正女披頭散髮，衣服也因拉扯而零亂不整了，她手裡拿了一把剪刀，由小房裡慌忙的跑出）

魏德邁：（以下簡稱魏）往那裡跑？（他的額上顯然是方才被刺了一剪刀，血從臉上流了下來，後面朴的婆婆金大娘，瘋狂的跑上，一面哭喊着。）

金大娘：（以下簡稱娘）天殺的美國強盜啊！（一面拚命抱住了魏德邁的一條腿）

魏：老豬獠！去你媽的吧！（他狠命的一脚正踢在金大娘的胸坎上。）

娘：哎呀！（昏了過去）

朴：媽呀！（她忙撲在金大娘的身上來遮擋，魏

德邁乘機衝了過來！）

魏：哈々々！（狂笑着，正欲俯身去抱朴時，一

聲槍響，打中魏德邁的左臂。）啊退！（抬頭看見王，林，扭頭便跑，一面驚呼。）中國軍隊來了！（跑下）

王：站住！那跑？（從樹後追上，不防美兵從房裡衝出，迎頭打了一梭子衝鋒槍，王負傷倒地，美軍槍惶逃竄，林急向美軍逃路擲一手榴彈，轟的一聲爆炸，清楚的美軍慘叫聲，消失在遠方，林跑過來看王。）

林：老王！老王！（俯身看王，這時朴將金大娘扶坐起）

王：班長！

林：怎麼樣？

王：先別管我，別讓美國鬼子跑了！（林猛抬頭看見一個美軍，正從屋裡向外探頭。）

林：啊！他媽的！屋裡還有！（美軍急縮了回去）出來，繳槍不殺！

美：（無聲）

林：出來！再不出來，我要開槍啦！（見仍無聲音，即向屋內放了一槍）

美：O.K.（兩手舉着一件朝鮮婦女的白裙子，槍斜掛在脖子上，抖索着走了出來）

林：站住！（上前解除其武裝，美兵抱住腦袋跪

下)。

娘：畜牲！你也有今天哪！（恨極，上前搶林的槍，欲將美兵打死。）

林：老大娘，他繳槍了就不要殺他了，我們要優待俘虜哇。

娘：他害得我們太苦了，我非打死他不解恨！

朴：強盜！你還我們的血債吧！（用剪欲刺）

林：老鄉，你們的仇，我們已經替你報了！你看那些鬼子，不是躺在血泊裡了嗎！你的血債他們已經用血來償還了，現在他已落在咱們手裡，就留他一條活命吧！

朴：媽呀！（抱住金大娘悲痛的哭泣，林迅速在四週搜索了一下，美俘乘機欲逃。）

王：站住！（爬在地上用槍逼住敵人。）

朴：好哇！你還打算跑啊！

娘：把他綁在樹上（解下白裙上的帶子，將美兵綁在樹上，林搜索完了，回來）你們給我們的災害太大了，就想這樣白白的跑了嗎？那也太便宜了！

林：大娘！我看你們趕快離開這吧，我們要走啦。

娘：同志！你們是……

林：我們是中國人民志願軍。

娘：啊！中國人民志願軍，你們可來了，同志啊！你不知道我們有多少苦，有多少冤，有多少血淚深仇啊！你讓我從那說起哪！

林：大娘！別難過了，你們受的苦難，我們都知道。

娘：同志！你救了我們，讓我們怎樣報答你們才好呢？

林：朝鮮人民的仇恨，也就是我們的仇恨，我們一定叫敵人償還這筆血債。

王：對！大娘！我一定叫敵人用血來償還你們的血債，也償還我今天所流的血。

娘：啊！同志你怎麼？

朴：媽！同志是爲了救咱們叫美國鬼子給打傷了。

娘：哎呀同志！你受傷了！快看看打那了，要不

要緊？

王：打腿上啦！

娘：打腿上啦？（衆解王衣看傷）啊呀！淌這麼多的血啊！

王：不要緊哪，大娘！

娘：（對朴）這怎麼辦哪？

朴：先給同志紮上點吧。（把裙子扯下一條欲給

王紮。）

林：我來吧。（接布給包紮）

娘：同志，多虧你們啊！要不我們娘倆就沒有命了。

朴：真沒想到同志們會到這來的這麼巧啊！

林：我們出來偵察情況往回走，正好碰上了。

娘：噢！真是該着我們娘倆得救啊！

林：哎呀！天不早啦，老王，咱們得趕緊回去，

你不能走了吧？我攆着你。

王：不，班長，我能走！（咬牙欲起，林朴攙扶他，但因受傷過重，仍站不起）

娘：哎呀！不行啊同志！

朴：不能走啊！

林：哎呀！不行啊老王，還是我攆着你走吧！

王：那怎能行呢？隊伍離這還有十來多里路，攆着我還得押俘虜，不行啊！

林：這……不要緊。

王：班長！別管我啦，你走吧。

林：不，老王，我們得一塊回去，敵人離這很近，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躡來了，我那能把你自己擱在這呢？

王：不要緊，敵人來了我就跟他拚了，你快回去吧！

林：不，我想什麼辦法也得把你攆回去！

王：（焦急的）林班長！我們的任務要緊哪！你千萬不能爲了我一個人，就誤大事啊！

林：這……。

娘：同志！你看他傷的這麼利害，實在不能走啦，再說你攆着他，還得押着俘虜，要是在道上再出了岔子可怎麼辦哪？我就就先留在這交給我吧，我會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他，

你放心走吧！

王：對，老大娘說的對，咱們是出來偵察情況的，要知道上級還焦急等咱們彙報呢？

林：嗯！（考慮）

娘：怎麼？你不相信我麼？他救了我們，是我們的恩人，我用性命担保，我活着同志就能活着，就是我死了，也得想辦法叫同志活着，我報恩的時候到了。

林：可是美國鬼子再來了……

朴：不要緊哪！天快黑啦，美國鬼子在晚上是不敢出來的，因為我們這離游擊隊也很近哪。

娘：是啊，同志，我兒子就在游擊隊，晚上我去找他想辦法把這個同志送回去。

王：這你還不放心嗎？

林：不是。

王：你還不是啥？快去吧！你看，天到什麼時候啦！

林：唉！真糟糕！（焦急的踱了幾步，猛抬頭一看）啊！有人哪？（急抽槍躲在樹後，娘，

朴急扶傷員。）

幕內聲：金喊：誰？再不說話我要開槍了。

（衆驚看，）

朴：阿！是東川？

娘：哎呀同志！這就是我兒子啊！東川！東川！別開槍，是自己人哪！（急下，隨東川上）

娘：唉呀孩子，你可回來了。

金東川：（以下簡稱金）媽！怎麼回事啊？方才這是槍響嗎？

娘：是呀！才剛那天殺的美國鬼子到這來了，要不是這兩位同志，咱們可就完了。

朴：人家這位同志爲了救咱們，叫鬼子給打傷了，隊伍離這還很遠，走不回去了，我們大夥正爲這個事着急呢。

金：同志！謝謝你們救了我的母親，（與林熱烈握手，無限感激。）

林：同志，咱們一樣啊！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

金：（看王）同志！你爲我們流血了。

王：這是應該的。

金：我們朝鮮人民真是萬分感謝你們這種正義的援助。

林：咱們中朝人民是老戰友啦，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就團結在一起打日本鬼子，在我們解放戰爭的時候，你們也爲我們中國人民流血，今天，我們又並肩打美國鬼子，爲了朝鮮不受侵略，也是爲了保衛我們的祖國，咱們中朝人民是骨肉不可分哪。

金·林·王：（同時）咱們真是親兄弟一樣啊。

（互相擁抱）

金：我是這地方的游擊隊，就住在這不遠的山上，剛才聽見了槍聲，下來偵查情況的，這位同志受傷不能走了，就先留在這吧。我負責掩護他，請你放心，決不能讓他遭到什麼危險。

王：就這樣決定吧。班長，你應該馬上走了。

林：好，金同志！我就把他託給你了，我把俘虜押回去，完成任務後，馬上帶人來接他。

金：你快走吧，天黑的時候，我把他送到山裡去

，然後我們游擊隊派人把這位同志送回去。

林：好！謝謝你，（林解開美兵拉了過去）老

王。你放心，我回去馬上派人來接你。

王：放心吧，沒事。我這支槍你帶回去吧。

林：不用，你留下吧。（向娘和朴）大娘，我走了。

娘：你走了同志！放心吧，我們會好好照顧那位同志的。

朴：同志，再見了。

林：麻煩你們了，金同志！再見。

金：再見。祝你勝利的完成任務。

林：（又回頭看看王、決然走去，對俘）走！

（下）

（衆相送，王亦掙扎着爬起來向前望，因傷痛又伏下了）

王：唉！……

（衆想起，王急回身看望。）

朴：王同志，你傷口痛了吧？

王：不，不痛。

娘：快把王同志抬到屋裡去休息吧，外頭冷啊，別凍了傷口。

金：好。

娘：（對王）別焦急，在這和你在家一樣，（金與朴抬王進屋）唉！屋裡啥也沒有了，抱點草給王同志舖舖炕吧。（抱草下，金和朴上）。

朴：東川，我看王同志在這不行啊！他的傷不輕，得趕緊想法治呀！再說美國鬼子離這又很近，你還是快回去找人來，把他送走吧。

金：嗯，對！（欲走，忽然想起看天色）哎呀！不行啊。

朴：怎麼？

金：天還沒黑，現在抬，要是在道上碰上敵人和飛機，就不好辦了。

朴：那怎麼辦呢？

金：嗯！反正天也快黑了，這樣吧，我就留在這警戒，你到山裡去一趟，把我在屋裡對你講的那些情況告訴隊長，晚上最好多派幾個人

來，把王同志送走。

朴：好，我就去。（下）

金：喂！加點小心哪。

朴：知道了。（娘上）

娘：東川！你站在外頭幹甚麼？也不進屋看看王同志。（走向草堆）

金：媽！你幹什麼？

娘：我烤點水給王同志喝。（抱草）

金：白天不能生火，一冒煙飛機就看見了。

娘：你看！我真老糊塗了，我一看見王同志傷的那樣，心裡又痛又急，你看不能燒水，也得想辦法給他弄點吃的呀。嗯！對！把我藏在山洞裡的那幾個雞蛋拿來，給他吃吧，你媳婦呢？

金：我叫他到隊裡送信去了。

娘：那我自己去拿吧。

金：媽！我去吧。

娘：你不知道放在哪。

金：可是，媽！你們白天回來幹啥？

娘：咱家裡不是還埋點糧食嗎？我想把他刨出來給你們游擊隊送去，沒想到就叫那些該死的鬼子給堵住了。

金：你們晚上回來就好了，這多危險啊！

娘：可不是嗎，你看！光顧說話了，該去拿東西了，王同志還餓着哪。這個中國的小伙子，真是好樣的，餓了一天，又受了傷，沒聽他哼過一聲。（欲下，飛機聲，從遠而近。）

金：媽，等一等吧！有飛機。

娘：飛機？

金：朝這邊來了，要掃射，快爬下！

（在金與娘俯地同時飛機低空掃射，強烈的槍聲不停。遠處的房子起了火，濃煙衝向天空，金正欲抬頭看時，轟的一聲巨響，一顆炸彈落在了他家房子的旁邊，灰土蓋了他一身，火光馬上爬上窗子，歪斜的門，不時的跌落着殘缺的土坯，房頂眼看着要塌下來，烟火從門裡向外撲着，顯見房子是被炸着了，飛機還在反復的掃射着。金猛然跳起要撲

進房子裡去，但他跑到門前一看，門裡已充滿了煙火，他又急到窗前，窗子也在燃燒着，他考慮了一下，從門裡沖了進去。）

娘：哎呀！王同志還在屋裡啊！（她也不顧一切的撲進屋去。）

（從飛機輪番的轟炸掃射中，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金東川和他的母親不顧自己的生命，奮身搶出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王學強同志，金東川的臉被煙火燻得漆黑，他母親的頭部也燒傷了，血跡添在了臉上，他們拚命的衝出了煙火中的房門，剛剛的鬆了一口氣。）

金：王同志，王同志！燒壞了沒有？

王：沒有，不要緊。

金：（發恨地）強盜，你們燒吧！燒掉了房子，却燒不掉我們勝利的信心。

娘：燒掉了我們再蓋新的，不要管他，咱還是照願王同志要緊。

（飛機迴旋在天空，竟發現了目標，機槍像雨一樣的向他們集中掃來，正在這危急的當

兒)

：放下我，快散開。

金：不，這危險。

(飛機又折回，激烈的掃射，衆忙爬下，緊緊的貼在地面上，金東川一滾身覆在了傷員王學強的身上，用自己的肉體來掩護他，飛機去遠了，衆鬆了一口氣，慢慢地抬起頭來，王突然發現金的臉上流血了。)

王：老金！你的臉！

娘：啊！血！你受傷了。

金：(用手摸了一下)他媽的！不要緊哪，快把王同志抬到防空洞去，說不定還要回來的。

娘：好。(正欲抬)

王：老金！

(一聲砲響，彈片撕裂了空氣，嗡嗡的迴蕩着，接着響起一片槍聲，衆一驚。)

金：(急向槍響處望。)哎呀，鬼子又來了！

娘：(驚慌)，啊！東川，王同志怎麼辦哪？

金：別着急，不要緊。

王：別管我了，你們快躲開吧！

金：老王！有我就有你，我們走是來不及了，好！咱們快把王同志抬到防空洞裡掩蔽起來。

娘：好！(金與娘很快將王抬到防空洞)。

金：媽！你快把那堆草抱過來。

娘：好！(大娘抱草)。

王：老金！你們呢？

金：快下去吧，我有辦法。(王進洞，娘抱草上，金急將草蓋好在防空洞上)。

(這時槍聲更近了，間或聽到腳步聲和美軍的喊叫，他忙抽出了槍，向前望了望，又回頭看娘。)

金：媽！他們來的可不少啊，你快躲到那邊的洞裡去吧！(跟着就去檢查掩體，看是否還有破綻。)

娘：我老了，反正也活不了幾年啦，他們來了，我就拚啦，你快去吧！

金：快點吧！來不及了。

娘：可是你呢？孩子？

金：我留在這。

娘：那我也不走，咱們娘倆應付他一下，要是實在不行，死就死在一塊吧。

金：（迅速的考慮了一下，在他那剛毅的面孔上我們清楚的看到了決定的意志）。恩！好吧！（他很快的把槍插在草垛裡，反而變得很快靜了。）

金：媽！你不要吱聲，讓我來！

娘：孩子！要沉住氣，別冒失呀！

金：恩！我知道。

（一陣衝鋒槍响過後，雜亂的脚步聲，魏德邁上士與美官兵上。）

魏：喂！不許動，舉起手來！（衆兵過來，向金身上搜索槍，沒有發現。）

湯姆大尉：（以下簡稱官，向金。）Hallow！你是中國共產黨？

金：不是，我是朝鮮老百姓。

官：哦！韓國人，你在這幹甚麼？

金：官長，這是我的家啊！（指炸毀的房子。）

官：你的家？O.K.！燒了！

金：是剛才叫你們的飛機給炸了。

魏：你剛才到那去了？

金：我剛才給你們送糧去啦，這才回來。

官：給我們送糧？那你頂好，你告訴我，剛才被我們打傷的那些中國共產黨在那裡？

金：沒有看見。

官：沒有看見？你撒謊。

金：官長，剛才我不是跟你說了嗎？我是才回來呀！

官：恩？（看魏。）

魏：（惶惶的）報告大尉！那個老太婆知道。

官：噢！（向金）那個老太婆是你甚麼人？

金：她是我母親。

官：那好極了。老太婆！不要害怕，我們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只要你告訴我中國共產黨在那，我不會難爲你的。

娘：官長，他們早走了。

官：走了？

魏：報告大尉，那些中國共產黨叫我打傷了好幾個，他們走不了。

官：……（考慮，巡視一下，發現地面上有血跡）。對，地上的血還沒乾呢，他們一定在這，老太婆，你說了吧！說了我賞給你很多的美金。

娘：官長！我不撒謊啊！他們實在是走了。

魏：老太婆，你放明白點，不然惹惱了我們大尉對你是沒有好處的。

娘：他們實在是走了，你讓我說甚麼？

官：O.K.！你不說，我也有辦法。魏德邁！

魏：Here—

官：搜查！下—

魏：Yes—（對兵）搜—

美兵：Yes—（美兵分開搜查，當美兵走到防空

洞跟前，將要搜查草堆的時候……）

金：（暗示地）媽！你把那捆草搬開，讓官長看

々。（娘機動的，把有槍的那捆草，搬到金的附近，美兵看了一眼，用槍口向草垛裏探

了一探，沒有發現什麼，轉回來。）

美兵：報告大尉！沒有。（室內搜查的美兵也走回來向大尉報告。）

美兵：報告大尉！屋裡搜查過了，沒有。

娘：你看，官長！我不撒謊吧！

魏：報告大尉！他們的那個年輕的女人也不見了，可能是把那些中國共產黨藏起來了。

官：O.K.！老太婆，我告訴你，我們從遙遠的美國到這兒來，是幫助你們大韓民國南北統一，你們在美國的保護下，就會得到幸福和自由。你要明白，要是沒有中國共產黨的侵略，你們韓國人，早就過着和平的好日子了，所以，我們美國人，是你們韓國人頂好的朋友，中國人是你們最危險的敵人。

金：（軟中帶硬）。官長，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我們都很明白。

娘：是啊！官長，我們心裡頭有數。

官：O.K.！那麼告訴我，你把中國共產黨藏到那去了？

娘：官長，剛才你們不是搜過了嗎？

魏：大尉，看樣子來軟的不行，非給點利害的瞧瞧不行。

官：喂！老太婆，你再不說，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娘：官長，你還叫我說甚麼？

官：（獸性大發，一把抓住金大娘的衣服。）中國共產黨，共產黨！

娘：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嗎？

官：去你媽的吧！（將金大娘猛然推倒，金大娘的頭觸在地上碰破了，血從頭上流下來。）

把她綁起來！

美兵：Yes！（將金大娘綁在樹上。）

金：（勉強壓抑着心中的憤怒。）官長，你不應該這樣虐待老年人。

魏：混蛋！滾開！

官：（對老）你到底說不說？

娘：官長，你們不是搜查過了嗎？那個中國傷員，在你們炸房子的時候，他們就走了，你還

讓我說甚麼？

魏：糊說，時間這麼短，他們一定跑不了的，你把他們藏到那去了？快說！

娘：（不語。）

官：不說？OK。（對魏）。打！

魏：Yes！（他走到金大娘面前，用鞭子向她頭蓋和臉狠命的打着，金大娘的臉上，留下了一條條的傷痕，她一聲不哼的忍受着敵人的毒刑，她的牙，咬破了嘴唇，但她的面孔，十分堅決，燃燒着忿恨的眼睛，怒視着敵人。金東川這時再也忍受不了敵人對自己母親施展這樣的毒刑，他憤怒的搶到母親的面前，來阻止敵人，而魏德邁的鞭子不停地向他打來，他的額頭上也印上了傷痕。）

金：你們太野蠻了，別打我的母親，要打就打我吧！

魏：打你？打你就打你！（狠心地打了金兩鞭子。）

官：喂！等一等魏得邁！（走到金的面前陰險的

冷笑) 嘿々々！怎麼，打了你的母親你心裡
不好受嗎？好吧，那你就勸々她，叫她說了
吧；不然的話，我就活活的打死她！

金：(撲到母親面前，輕輕摸摸着金大娘的傷痕

) 媽，你吃苦了。

娘：孩子！

金：你這大年紀了，經得住嗎？

娘：經得住！不要緊哪孩子，咱們就是死了，也

得對得起咱的恩人哪！

金：看情形敵人不會輕易放過去的。

娘：我明白。萬一媽要是遭了不幸，孩子你要永

遠記住這筆血債，替媽報仇！

官：怎麼樣？想好了嗎？這回可以告訴我了！

娘：哼！告訴你畜牲，你別打算在我嘴裡問出什

麼來！

官：嘿嘿嘿……(陰險的冷笑) 見你的鬼！我真

不明白，你們這些愚蠢的朝鮮人，爲什麼這

麼頑固？爲什麼就不說出中國共產黨在那？

你們要知道，中國共產黨是赤色的侵略者！

金：(憤怒不可忍) 侵略者是你們美國強盜！你

們出兵朝鮮，發動戰爭，用飛機大砲毀滅了

我們無數的城市和鄉村，屠殺了我們千萬的

孩子和母親；你們這種血腥罪行，我們朝鮮

人民，永遠忘不了！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是正

義的援助。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

人，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官：你們對中國共產黨所抱的幻想太大了，你以

爲中國共產黨援助你們就會勝利嗎？哈哈

，告訴你吧，我們馬上要打過鴨綠江去，進

攻中國，討伐蘇聯，共產黨的末日已經到來

，美國化的自由世界就要實現了。

金：嘿々々。(諷刺的冷笑)

官：嘿？你笑什麼？

金：官長，你看！

官：什麼？

金：太陽。

官：太陽？

金：官長，我笑你在太陽光下說夢話。

官：混蛋！（打了金一個耳光子）

魏：上尉槍斃他吧？

官：O.K.，把他扯起來！

美兵：Y&！（二美兵將金扯起來）

官：老太婆，你要是再不說實話，我就要打死你的兒子嘍！

娘：……

官：怎麼，還得考慮考慮嗎？好，我再給你三分鐘時間，你想想看，假如你拒絕答覆我的話，那麼這槍裡的子彈，馬上就要穿進你兒子的心臟！現在你兒子的死活，可要你來決定了！O.K.，現在時間差不多了。魏得邁！

魏：Here！

官：準備！

魏：Yes！（舉槍對準金東川）

官：O.K.！現在只剩下最後的五秒鐘了。（喊）

one, two, three, four……

娘：（急智的）我說！

金：媽，你！（被兵推倒在地，金在美兵不注意

時從草中將槍抽出。）

官：（得意的狂笑）哈……，我知道你會說實話的，說吧，現在還不晚。

娘：我說，我要對所有的人們說出你們美國強盜在朝鮮所做的血腥罪行！你們迫害年老的母親，殘殺還不會說話的孩子，姦污朝鮮的婦女，炸毀我們的房子，破壞了我們的幸福家庭，你們是世界上最野蠻、最殘酷、最沒有人性的畜牲！

官：什麼？住嘴！

娘：你們在兒子面前吊打他的母親，在母親面前要槍殺他的兒子，想叫我們向你屈服，但是你錯錯了，我們朝鮮人民是永遠不屈服的！

官：混蛋！老豬獃！魏得邁！把她殺了！

魏：Y&！你這個老豬獃，活的不耐煩了，我叫你去見上帝去！

（當魏得邁正舉刀要向金大娘刺去的剎那，王學強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毅然決然地從防空洞站起，一槍正擊中魏的胸前，魏慘叫一

聲倒下去。美官正欲舉槍打王時，金東川一槍將他打死。美兵大驚急忙逃跑。這時遠方隱隱地傳來槍炮聲、喊殺聲。）

王：站住！（打槍）

金：（急忙追下）

王：（一手持槍，爬到金大娘身邊）大娘，你真是我的親母親一樣啊！

娘：孩子，別難過，只要你好好的……（近處殺聲大作，槍聲激烈，王警戒。）

王：（發現有人來）誰？

金：（在內）是我，老王咱們隊伍來了。（急忙跑上，一面將金大娘解開）

（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游擊隊與朴冲上）

衆：（歡呼）

我們勝利了！

毛澤東萬歲！

金日成萬歲！

林：老金！老金！（興奮跑上）

金：老林！（二人熱烈擁抱後，林與王握手。）

林：老王，咱們隊伍勝利前進了，這股敵人被咱們全部殲滅了，你怎麼樣？

王：我倒沒有什麼，不過大娘爲了掩護我，叫敵人綁在樹上打傷了。

朴：媽！你受苦了。

林：大娘，你爲了掩護我們同志，遭到敵人毒打了，你這種恩情，我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要堅決給大娘報仇！爲全朝鮮人民報仇！

衆：對！我們一定要給朝鮮人民報仇！

娘：孩子們，你們來的好哇！

金：同志們！當我們祖國正在危難的時候，你們就毅然地仗義援助，你們這種偉大的友情，就像千古萬代的鴨綠江水啊！我們朝鮮人民的子孫，永遠也忘不了哇！

林王金：……
咱們中朝人民真是血肉相連哪！

——幕急落——